



探案犯罪小说系列

独眼刑警

The one-eyed police

刘邦潮◎著

三十年警察生涯·讲非常涉案故事

 群众出版社

谁都不知道**心狠手辣**的“七匹狼”会在什么时候、
什么地方出现，刑警队教导员

林海强在**枪战中**失去一只眼睛后，面临**命运**的抉择



探案犯罪小说系列

独眼刑警

The one-eyed police

刘邦潮◎著



群众出版社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独眼刑警 / 刘邦潮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4. 11

ISBN 978 - 7 - 5014 - 5282 - 8

I. ①独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41402 号

独眼刑警

刘邦潮 著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

印 张: 9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3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5282 - 8

定 价: 38.00 元

网 址: [www. qzchs. com](http://www.qzchs.com)

电子邮箱: [qzchs@ sohu. com](mailto:qzchs@sohu.com)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1330 010 - 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谨献给和平时期死亡人数最多的群体

目 录

第一章 / 1

在太阳河边的案发现场，有一个很新的箱包，打开箱包，里面有一颗女人的头颅和被砍得乱七八糟的四肢。在林海强的记忆中，这是他见过的最恐怖的头颅，那两只眼睛往外凸着，眼球上蒙了一层白色薄膜，好像死鱼的眼睛，恨恨地瞪着这个世界……

第二章 / 23

他的脑子里总是模模糊糊闪现出那个被杀女人的样子，那白皙的皮肤，丰满的乳房，尤其断臂上那条清晰的划痕，那很明显是一道牙痕，被咬了一口的牙痕，一道很怪的牙痕。他感觉这一定是一桩很有故事的杀人案，他希望真相早日大白于天下，还公道于逝去的魂灵。他想起在学校时，老师常讲的那句话，“浊者辩其浊，清者证其清，冤者申其冤”。

第三章 / 38

杀人案件的侦破，关键是对第一现场的锁定，第一现场有了，破案的大门就打开了。可这扇大门在哪儿？侦查员们为了确定侦查方向，往往争得面红耳赤，“7·15”特大案件也不例外。可这次，林海强成了孤家寡人，没有人支持他对案件的看法。唇枪舌剑后，开始大海捞针。

第四章 / 51

现在什么都有假的，从吃的到用的，假烟、假酒、假钞票、假发票、假老婆、假老公、假孩子、假公安、假官……假的多了，真的快没人相信了，公鸡差一点儿就下蛋了，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，当代百姓的悲哀。但是，公鸡就是公鸡，永远都不可能下蛋。假的，就是假的。

第五章 / 70

大三和弦，这是个协和音程，色彩基调是明亮、开朗的，好像是晴天，有稳定的、协和的、完满的感觉，大调式的乐曲总是用大三和弦结束。但司马雪龙现在觉得这个协和音程完全变了，既看不到色彩，也感觉不到协和，前途似乎一片悲怆……

第六章 / 84

“备双枪，穿防弹背心，借辆破摩托车，化装成老百姓，就这样上路，我就不信他们不出来。就算双方干上了，他一枪不把我干死，那他就要把命留下。怕个屁，咱不去死谁去死，不灭了这帮王八蛋，也不得安宁，要死就死个卵朝天。”林海强决定，他要去玩儿一次命，哪怕冒再大的风险，也要彻底把这个犯罪团伙打掉。否则，整个昌化市不得安宁。他不信正压不住邪。

第七章 / 95

那是月晕之夜，“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，惟天下之静者，乃能见微而知著，月晕而风，础润而雨，人人知之。”他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兆头，但不管是什么结果，虎山必行。林海强上路了，他和阿亮，他们自己把自己绑在了鱼钩上。

第八章 / 108

林海强和歹徒几乎同时开了枪，“啪啪！”对方应声倒下，林海强忽觉眼前一片血红色，脑子“轰”的一响，再次倒下，鲜血从他的胸部和脸部涌了出来，从他的双眼眼里喷射出来。蒙眬中，只听阿亮在大声喊叫：“去死吧！”紧接着，就是不断的枪声，“啪啪……”

第九章 / 126

天仍然在下着雨，刮着风。很多警察和老百姓都来为林海强送行，他们有的穿着雨衣，有的打着雨伞，站在雨中。一辆警车奉命为救护车开道，警车分开人群，救护车紧随其后，慢慢驶向街道。突然，两个浑身被淋得透湿的人站立在街道中间，拦住了警车，其中有一个拄着拐杖的女人。

第十章 / 140

“那是工作吗？那是在玩儿命！我们刑警队谁不是天天提心吊胆？刀对刀，枪对枪，两个对七个。市委领导，市委领导知道我们这是在刀尖上行走吗？市委领导懂个屁！为了破这个案子，人家把命差点儿都搭上，这样的警察不给立功，天理不容！”文雨宁一反常态。

第十一章 / 151

闭上眼睛，那里有一片蔚蓝的天空，给人以遐想的翅膀。其实，那里什么都没有，有的，只是警队的荣誉和对职业的忠诚！他又回来了，回到了这一片蔚蓝之中，去享受那带翅膀的遐想……

第十二章 / 169

“我会证明给你看的！我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瞎，我还有一只眼睛，我还可以办案，我还可以继续干刑警！告诉你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只要我林海强不死，就还要干刑警！就还要待在刑警队！谁都别想拦住我，否则，别怪我不客气！”

第十三章 / 181

“你们帮着警察来搞我，打死我的弟兄，告诉你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谁逼得老子没有活路，老子就和他拼了……”林海强知道，这是黑恶势力在向警察示威，他感觉到了，他和歹徒之间结下了仇恨。他突然明白了“有恶必除，除恶务净”的全部含义。他也突然感觉到，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尤其是和黑恶势力的较量，其实，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和对抗。

第十四章 / 193

她觉得太可怕了，不知为啥，她突然感觉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，一下占据了自己的内心。这几年就像做梦一样，自己莫名其妙地和一个近乎魔鬼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，过着一种人不人、鬼不鬼的生活，经常噩梦相伴。她真正感觉到了，人这一生，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。

第十五章 / 215

“我对谁都可以不信任，唯独你，我没有理由不信任你，你是用生命捍卫了警察的荣誉，用生命换取了百姓的平安，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？”其实，林海强从来没有想过生命有多么重要，每次面对生死的时候，他担心的只是行动能不能成功。

第十六章 / 228

“这个人是当地的，听说很有背景，他是谁，不知道。你要和他们见面，要搞清楚当地的这条大鱼是谁，他们在海南的目的和任务。最为重要的是，要搞清楚他们原材料仓库的位置，原材料里面制造毒品的材料的准确位置。这是一场硬仗，是和毒品巨鳄的较量，确实是在刀尖上行走啊！”林海强怎么都没有想到，在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时候，公安厅却把如此重任交给了他。

第十七章 / 240

林海强摇身一变，成了一位按摩师傅。他的任务是等待时机，等待时机贴上去。他不知道自己这一步迈出去后，还能不能收回来，可他丝毫没有犹豫。只要能将阿豪缉拿归案，只要能完成任务，其他都不重要了。因为他知道，祸根不拔掉，必将后患无穷。

第十八章 / 251

林海强拿出了看家的本事，精湛高超的推拿按摩技艺赢得了对方的信任，轻而易举获取了一些重要信息。这些信息，又一次决定了他和他的战友们的命运。他已经感觉到，他们又将获取一次重大胜利，但伴随胜利的是难以预料的、以生命为代价的悲壮。

第十九章 / 259

死亡，对有过死亡感受的人来说，更具恐惧性，没有一个和死亡打过交道的人不怕死亡的。林海强也一样，他知道，这次行动，比上次更加被动和危险，死亡的可能性更大。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，他有面对死亡的心理准备，但他还是期望真有菩萨会护佑他。

第二十章 / 267

阿豪死到临头才知道来不及了，他肯定自己没有认错人，虽然林海强没有抓他，他非常清楚大难已经临头。

林海强决心要生擒阿豪，他相信三哥三嫂会明辨是非，摆脱被动。

尾 声 / 273**后 记** / 274

第一章

在太阳河边的案发现场，有一个很新的箱包，打开箱包，里面有一颗女人的头颅和被砍得乱七八糟的四肢。在林海强的记忆中，这是他见过的最恐怖的头颅，那两只眼睛往外凸着，眼球上蒙了一层白色薄膜，好像死鱼的眼睛，恨恨地瞪着这个世界……

农历七月十五，是“鬼节”的正日，是鬼门大开的日子。

中国人很在乎“鬼节”，三月三，清明，七月十五，十月初一，这些都是要紧的日子。“鬼节”，佛教称“盂兰节”，道教称“中元节”，为地官赦罪日。传说，从农历七月一日这一天起，地府中的游魂野鬼就开始被释放出来，他们可以在人间游移一段时间，接受人们的祭祀。

七月十五这一天，阴气最重，早晚都不宜出门，容易撞到鬼；更不能说那些有可能触怒灵界的话，以免招惹阴灵。烧也烧了，拜也拜了，各种祭祀都弄完了，一直到七月三十，鬼门会再度关闭，“鬼节”结束。

当地有一种类似“鬼节”的节，叫“公期”，也叫“军坡”。实际上是一个地域内的“境民”对“境主”的供奉活动。“公期”属于道教文化，不论是从“公期”所供奉的神，还是祭祀仪式和理论系统，都是道教文化的体现。其供奉的神，都是地道的小人物，大多数是当地的历史人物。“公期”大都在每年的正月，有两种倾向：一种是重仪式，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，每逢“公期”，都要设案聚众，拜祭“公祖”，进行“过火山”、“上刀梯”等祭神仪式，还要锣鼓喧天地唱演“军坡戏”、“木偶戏”等。还有一种是重吃喝，绝大部分地区都用吃喝来渲染节日气氛。

其实，老百姓大都不太懂这些道理，只知道为了安抚鬼魂，求得平安，点香烛、烧纸钱这些是必需的。有的地方点香烛、烧纸钱、敬烟酒，还有极少数地方供狗头。狗头还必须带血，越是血淋淋的越好。因为要供狗头，所以有些地方有在“军坡节”这一段时间吃狗肉的习惯。不仅吃狗肉，还有杀鸡、杀鸭、杀猪等屠宰活动。“军坡节”这几天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摆酒请客，吃流水席，客人来了就吃，用老百姓的话说，来客越多越好，狂吃。

杀狗一般都是在户外进行，狗肉煮熟之后才能进屋上桌。杀狗有几种方法，在一个圆形竹筐里放一块大石头，竹筐上拴一根麻绳，然后把狗装进去，往河里一扔。一口大铁锅就架在河边地上挖的一个土坑里，柴火在土坑里烧得很旺。水烧开后，把装狗的筐子从河里拖上来，把断了气的狗沥一下水后往开水锅里一扔，翻几下后马上捞出来脱毛，烫的时间长了，毛就刮不下来了。万一烫过了，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弄一些热草木灰或炉灰，往狗身上抹，如此就可轻易地将狗毛刨去，什么道理不知道，但是，的确见效。褪了毛之后，把铁锅端开，就着土坑里的火，把狗一烤，烤得黄黄的，身上的绒毛全没了。然后开膛破肚，处理内脏。内脏除狗肺扔了外，其余都可以留下。俗话说，狼心狗

肺，宰狼，狼心不要；宰狗，狗肺不要，这是当地的习惯。狗鞭、狗卵子归宰狗师傅拿走，据说这是好东西，可以壮阳，叫吃什么，补什么。如果是母狗，师傅首先就把后面那点切下，扔进火里，火灭后一起埋了。母狗一定要没生过崽儿的，生过崽儿的一定不杀，说是吃了会得病。还有一种宰杀方法，主人用绳子拴住狗脖子，把绳子这一头往树上一甩，绳头落地时，狗扑上前去衔住交给主人，尾巴还在使劲摇。狗主人把绳子交给宰狗师傅，然后回到家里。师傅见主人进家后，双手使劲儿一拉，狗就到了半空中，惨叫不断，四条腿在空中乱蹬，屎尿并下。悬在空中的狗叫不出声来，但那种从喉咙里呛出来的声音，让人听了心里发毛。还没完，所供狗头要见血，师傅抄起棒子，照着狗鼻梁就是几下，狗鼻嘴流血，尾巴还在微微摇动，等四条腿垂直，尾巴不动，舌头从嘴里吊出，师傅才赶紧松了绳子，让死狗掉在地上。狗是土命，接了地气很快就会复活，所以，师傅用早已磨得飞快的柴刀，迅速砍下狗头，大喊一声“供上了！”然后，主人出来，师傅将血淋淋的狗头递给主人，由主人供在神龛上，酒、烟都供奉在两边，那狗头上两眼还瞪得大大的。据说，这样避邪。

烧香也有说法，当然，香烛纸钱烧得越多越好。过去只烧纸烛，现在烧的可热闹了，有金元宝、银元宝，有纸糊的房子、车子。还有男人和女人，若死的是男人，就给烧个女人去；若死的是女人，就给烧个男人去，好让死人不寂寞。纸钱也是，有人民币，有港币，还有美元。不但避邪，还招财，烧得越多越可能发财，发大财，怎么发，不知道。

“军坡节”搞得蛮热闹，有的地方喜好搭台唱戏，大都唱的是琼剧，又称“公祖戏”、海南戏。海南戏分文戏和武戏，文戏属于曲牌体制，滚唱比较发达，带帮腔；武戏属科白戏，后来又吸收了梆黄曲调，剧目很多，如《六国封相》、《古城会》、《单刀会》、《封神演义》等。戏台一搭，连唱几天，村里凑份子，谁家几块，都要红榜公布，有钱人家一下拿个三五万的也有，

那就要给他家单独出个红榜，名字写得大大的。开演前，放一挂鞭炮，前台唱戏，后台烧香，热闹得很。

此外，还有放火船、点天灯，也有的地方叫文灯，整个夜空，天灯盏盏，小小大大、远远近近、闪闪烁烁，如同闪烁的鬼眼，很有味道。特别是家家户户都在这一天烧纸点烛，街头巷尾，墙角树根下，火烛一片，烟雾缭绕，很有气氛。这天的日历不用翻，肯定都是提示：诸事不宜。其实，这都是哄鬼的，很多人也不信。

太阳镇是昌化市太阳河畔的一个小镇，小镇得益于太阳河，这里水源充足，土地肥沃，居民以种植反季节瓜菜和养殖为生。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种菜，萝卜、白菜籽撒下去，两三天就出苗了，长得飞快，五六天就可以采摘，叫娃娃菜。当地百姓勤劳朴实，个个能干。

符家的三嫂是这个镇上有名的能干人，她是从外乡嫁过来的，三十来岁，结婚多年也不见有孩子。三嫂眉清目秀，体态蛮好，从后面看，蜂腰宽臀；从前面看，乳房丰满肥实，走起路来“噔噔噔”，两个大奶子在衫里“唰唰”上下直甩，不管前面看她还是后面看她，谁都喜欢看她。因为不能生孩子，谁都为她感到遗憾，凭她那一对奶子和宽实的屁股，谁也不会怀疑她能生孩子，而且可以生一堆孩子，可她偏偏不生，去医院检查过，医院说是三嫂的问题，可谁都不信。三哥三嫂是高中同学，在学校就眉来眼去，有过好感。三嫂劝过三哥，劝他离婚重新找一个，可三哥不肯，舍不得三嫂。三哥说三嫂性格好、心眼儿好，两人谁也离不开谁。

三嫂虽然看上去内秀宁静，但办事麻利，十分能干，全镇就数她家杀狗不请师傅，她自己就能搞定。可是，七月十四的下午，她杀一条叫大黑的大黑狗时却发生了意外，而且，意外不断。大黑是她嫁过来的时候就有的一条老狗，喜欢来阴的，见到

生人总是趴在那儿不动声色，等你放松警惕时突然袭击。三嫂刚进门的时候就差点儿被它咬了，后来好不容易才把关系缓和了。大黑被吊在半空中，等她去拿棒子时，绳子突然断了，她转过身来时，黑狗已经站在了对面的山坡上，两只红眼睛瞪着她。三嫂捡起断绳，心里想：“算你狗命大。”大黑一动不动一直趴在山坡上，直到天黑也没有挪地方。

“七月半，鬼乱窜”，三嫂害怕是撞到鬼了。晚上，三嫂和老公讲了白天杀狗的来龙去脉，问三哥是不是要多烧点儿纸钱香烛。三哥说：“不怕，但那是条老狗了，通人性了，杀不得的，往后出门还要多加小心。”三嫂没太在意，只是“哦”了一声。

第二天清早，天还没太亮，三哥还在打呼噜，三嫂就撩开蚊帐起床了，在家忙活了一阵后，突然想起大黑，想去看看它还在不在。门一开，大黑趴在门口，见了她后，龇牙咧嘴，喉咙里发出很吓人的“嗯嗯”声。三嫂记得，刚过门那天，大黑就是这样对她的，当时，被公公狠狠踹了一脚。三嫂害怕了，赶紧把门关上，心想，这一下又结了仇了。她从门缝里看着大黑又到了对面的山坡上，这才敢开门出来。

三嫂家的一亩三分地就在太阳河边，她骑着自行车来到自己家地里。菜地里用竹子搭着架子的是豆角、苦瓜，另外还有辣椒，都是反季节瓜菜。这地方反季节瓜菜好卖，有专门的收购点，送去人家就收了。三嫂摘了满满两筐苦瓜、茄子、豆角，准备拉到集市上去卖了，然后多买些香烛纸钱回来晚上烧。她在地里忙了整整一个小时，累得满头大汗。忙罢，忽觉尿急，走到太阳河边找了个避人的草坡，解开裤子就蹲了下去，雪白的屁股在绿丛中十分打眼。也许是青草尖尖扎她的屁股，她觉得痒痒的，所以，撅着屁股调整着位置。尿着尿着，她感觉头顶上有动静，一抬头，看见大黑站在上面，吓得她要撒出的尿也憋回去了。一不小心，脚下一滑，她“啊”的一声惊叫，差点儿滚到河里，好在脚被什么东西托住了，再抬头，大黑已经不在了。三嫂提着裤

子往上爬，爬上岸后，裤子已经到了脚腕处，她赶紧提起裤子系好，然后用手连连拍着胸脯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起早了，起早了，狗杂种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”

三嫂吓坏了，蹲在地上，回头再往下一看，哎，发现刚才滑落的草丛里有一个发亮的金属杆。于是，她站起来，又小心翼翼地摸着下去，把那东西拖了上来。一看，是一个崭新的箱包，她一下兴奋起来，心里想：“怎么会有这么个东西呢？”赶忙看看四周，没人。于是，三嫂拉开了箱包的拉链。当看清箱包里的东西时，她又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这一次叫得更惨，同时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然后，单车都不要了，连滚带爬，一口气跑到太阳桥上，坐在桥头，脸色惨白，气喘吁吁地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一大清早，昌化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几乎同时接到两宗群众报案，一宗是在市区通往王下乡公路的二十公里处，发生一起拦路抢劫案，报案人称，是蒙面歹徒持枪抢劫。另一宗是在离市区十五公里左右，一个叫太阳镇的太阳河桥头，发生了杀人碎尸案，现在已经有很多群众围观。

刑警队在第一时间接到出警命令，两个恶性案件同时发生，刑警队措手不及。按照预案，队长文雨宁决定，由他和教导员林海强分别带领民警出现场。他让内勤马上给林海强打电话，任务下达后，警察、警车呼啦啦往发案地奔去。

林海强从棺材里把勘查箱、工作灯等递了出来，随后，从棺材里面爬出来躺在地上，满脸的汗水印着灰土，几乎成了个大花脸。阿亮赶紧递上一瓶矿泉水和一条毛巾，林海强坐了起来，拉下口鼻罩，双手合拢，示意阿亮往他手上倒水。他捧着水洗了一把脸，然后，接过一瓶矿泉水，一仰头，一瓶矿泉水差一点儿就全喝下去了，随后接过毛巾抹了一把脸。林海强一回头，看见眼前呼啦啦站着一群人，周围还站着一些民警和保安，公安局的卢政委也站在那里。